

张品成小说《赤水嘀嗒》：
用“小人物”的故事
呈现长征的大主题

□徐 鲁

张品成的《赤水嘀嗒》写的是红军无线电大队的小战士，在长征途中如何保护珍贵的发电机的故事。有了这台发电机，才能保证发报机、收报机的嘀嗒声不断，也就是保证红军首长能拥有一双“千里眼”和一对“顺风耳”。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，离开赣南苏区，踏上长征路的时候，几乎把全部家当都带着上路了。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印钞机甚至兵工厂的车床、沉重的山炮等，都打包带上了征程。结果这些东西成了红军沉重的负担，几乎让红军队伍陷入绝境。过湘江的时候，中央红军才忍痛舍弃这些沉重的包袱，有的沉进了江中，有的把零件拆散埋入地下，还有一台X光机（一些红军指战员称之为“照病机”）也忍痛丢进了江中。这样红军队伍终于能够轻装行军，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宝贵的东西，是不能丢弃的。比如小说里写到的这台发电机。

鲜活的人物与朴素的革命感情

用儿童小说来写长征题材，当然要以塑造人物性格、刻画人物的成长为主，也就是从侧面而不是从正面去描写长征。写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，正是张品成的小说特长。

小说里至少写了四个“小人物”：吉妙给、耿官送、关石坤和令狐展灿，重点刻画的是前三个人物。用关石坤的话说，他跟吉妙给、耿官送，三人是一根藤上的苦瓜。

其中，吉妙给这个小哑巴的形象刻画得最为生动形象。他先后给三位师长当马夫，并且亲眼见到，因为仗打得不顺，连师长都要冲在最前面，牺牲了无数的干部和普通战士。作家通过小哑巴的所见所感，从侧面写出了红军在苏区一再遭遇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“围剿”，最终不得不面对被迫转移的现实。

踏上长征路之前，作者有一小段文字，刻画了这个小马夫亲眼见到自己的师长流血牺牲后，心里的那份痛苦和朴素的革命感情：“他牵着那匹马，去了林子深处。他在那儿号啕大哭了一场。那儿没人听到，只有马听了，蚊虫小兽飞鸟听了，它们似也理解吉妙给。林子里静寂得很，好像腾出空间让吉妙给的哭声鼓胀在风里。吉妙给哭不出声了，他把一年的泪都在这一天哭完了。”

后来，吉妙给就到了无线电大队，和关石坤、耿官送成了形影不离的战友和伙伴。最终，他和耿官送一道，保护着那台像他们的兄弟、他们的武器一样的发电机，走过了漫漫长征路，到达了延安。

但遗憾的是，身为厨子的关石坤，翻过雪山后过大草地时，因为粮食匮乏，在为大家试吃野菜时中毒而亡。吉妙给和耿官送永远记得关石坤牺牲时的模样：双手紧紧抓着那口空空的将军锅，脸上满是遗憾，永远地长眠在了茫茫无际的草地。

小说刻画了这些小人物长征途中一点一点地成长、进步与觉悟。比如，有一天，红军来到一个村子，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恐吓与造谣宣传，老乡们对红军缺少了解，都躲藏了起来，屋子里空无一人。耿官送他们进了屋子，没有发现一粒粮食，只找到一块破毡布。他看了看，拿起破毡布裹在了吉妙给身上。吉妙给赶紧推让。关石坤马上制止说：“耿官送，你犯纪律了哩。”耿官送恍然大悟，赶紧在衣兜里掏着，掏出一枚银毫子，放在一张小桌显眼的地方，然后，又给吉妙给裹上那块破毡布。走出门来，耿官送一扭头，看见土墙上有张破狗皮。耿官送又返回屋里，往桌上放



了两枚毫子后，才把那张狗皮揭了下来。关石坤看出，耿官送冷得实在受不了，他是想用那张狗皮裹身御寒。

这样的细节，也从侧面反映了红军这支革命队伍严明的纪律、革命战友之间的互相爱护、与沿途乡亲的鱼水感情，这其实也是伟大长征精神的体现。

写下中国革命历史上令人动情的一页

小说用不少篇幅写了伴随着无线电收发报的嘀嗒声，红军及时获得敌情信息，随机应变、转危为安的情节。这些都是真实的长征故事。但作者没有把大量笔墨用于正面书写长征。偶尔写到时，笔墨甚为克制。比如这样的段落：

“后来，大家才知道，八万五千红军，包括红军及苏维埃重要部门的首长和工作人员，都往这一带集中。等大家到齐，集结待命。那天，一声号令，大家从集结地出发，跨过于都河，开始了战略大转移，他们走了一年，走了二万五千里。后来，人们把这次军事行动叫长征。”又如：“这八万多红军齐齐地藏在山里，有的来了好几天了，有的昨天才到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晚上行军，白天隐在这片大山中，竟然做得天衣无缝。天上飞机来来去去，地上暗探遍布，敌人愣是没察觉到红军这么大规模这么多队伍的异常行动。这保密程度一般的人一般的队伍哪能做到？”

这是事实，也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令人动情的一幕：坚贞的于都人民冒着被反动派杀头的危险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创下的一个空前绝后的奇迹：30万人一起为共产党、为红军队伍、为中国革命，守住了一个惊天的大秘密！没有走漏半点风声，直到8.6万红军主力顺利跨过于都河远去，国民党反动派仍然对此一无所知。

还有作者写遵义会议那一段，笔墨也极其简约：“自那次会议后，红军从此有了舵手，有了正确的方向，也从失败走向胜利。但那时，红军的普通士兵，甚至师长和团长们，并不知道那几天红军在遵义发生的事。”

小说也涉及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知识细节，可见作者下了不少功夫准备史料。小说写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铁山垅挂牌开办了“中华钨矿公司”，被称为“红色第一矿”。红军时期，铁山垅钨矿是中央苏区的经济命脉，有近七成的物资及军需，是由该矿所产的钨砂换来的。还有，铁山垅钨矿有些矿坑属于红军感化院。红军里有的战士犯了错误，小错关禁闭，屡教不改，送到这里劳动改造。这样的史料细节确实鲜为人知，之前很少有人写过。许多描写战争与战场的细节，也并非出自作者的凭空想象，而是来自鲜活的真实生活感受。

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曾有这样的观点：“在所有的艺术家身上，人们都可以观察到一种永不满足的‘复合声’。一个谐振的主题一旦将其唤醒，这个‘复合声’便发生振动，也只有它，才能产生一种特殊的音乐。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音乐，我们才记住了并且热爱这个作者。也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某些作家总在重复地写着同一本书。”

这里的“重复”需要打个引号，其中的“书”也要打个引号。在我的理解中，莫洛亚的意思大概就是说，有一些作家，可能终其一生，会对某一种题材情有独钟，因此也会反复不停、永不厌倦地书写着这个题材和这本“书”。我想，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张品成的大半生都在书写的红军和长征题材，也十分恰当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、武汉市全民阅读促进会会长）

■创作谈

红军长征四渡赤水，写下了中外军事史上辉煌的一页。90年来，许多作家、导演、各类艺术家，都以四渡赤水为题材，创作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。

但是，大多数反映四渡赤水的笔触，落在领袖身上。毛泽东同志的重要决策值得大书特书。可是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，众多的史料陈述了另外一个事实，那就是红军军委总部的无线电收发报大队，这支队伍，在四渡赤水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毛泽东同志正是利用译报员破译了敌方的密码，从敌方的来往电报中，看清了对方兵力的调动和部署。有了这些情报，毛泽东同志才能运筹帷幄、用兵如神，指挥红军在险境中周旋，出奇制胜，逆风翻盘。这一切，与这些情报的获取密不可分。

这些情报来自破译敌方密码的红色专家，还有红军电台收发报人员24小时不间断侦听，那么，所有的一切也来自那些电台。

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，在那场几乎日夜兼程的长途跋涉中，红军的电台也是需要供电进行工作的。当然，有史料记载，红军长征途中有那么几台蓄电池，经常所用的是柴油发电机。攻城略地，只要有柴油就收集起来，供发电机使用。可是，有时柴油断了供，就只能用蓄电池给电台供电，但蓄电池用完的时候，该怎么办呢？

所以，红军在长征出发时有所考虑，准备了一台手摇发电机。这台中革军委核心的手摇发电机，重68公斤，是军委总部电台供电设备，长征从于都出发时，配备有128人的加强连，专门负责抬运、保卫这台发电机。这128人，负责这台发电机及其他电台设备的运送。到达延安时，这128名红军，只剩下谢宝金、段九长、钟起汉3人。

我的这部长篇，写的就是为中革军委电台服务的普通人物，这些人，也是给四渡赤水决策，做出贡献的普通红军战士。他们中的120多名倒在了长征路上……《赤水嘀嗒》是一部记录128个小人物的长征史诗，也是为他们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。

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年的时候，写过一篇文章。大概是2001年，一部40多集的电视连续剧《长征》当时播得很火，收视率非常高，反响也非常好。我在那篇文章中写到，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艺作品，必须要看到人民的力量，要有普通的红军官兵。多年过去了，很多的作品依然是这种惯性思维，忽略了普通士兵对革命作出的牺牲和贡献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

我从事红军题材创作，从80年代开始时就告诫自己，反映任何历史，都要想到毛泽东同志说过的那句话：“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。”习近平总书记后来也说过一句话：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”这是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必须牢记的。

小说家写故事，都是从情节出发，凭空想象那些有趣曲折故事情节。但是真正能引人入胜，并且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、有所感动和启迪的，则是历史背景下的人物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关系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组成了细节，在历史背景下促成了情节和故事。

我就是从那台68公斤重的手摇发电机起笔的。那台发电机触动了我的灵感，让我想到了很多。68公斤的铁疙瘩，从江西的于都一直到陕北的延安，二万五千里路程，有高山、河流、雪山、草地，还有强敌的围追堵截。可这些普通的红军战士肩挑背扛，将这68公斤重的铁疙瘩，硬是生生地背到了延安。其间，他们付出了120多人的生命。

写这个感人的故事，我采用的是往常的叙述语言，既保留了自己的风格，也保留了读者所熟悉的那种叙述姿态。当然，历史的真实，从来都是创作此类小说的一个根本原则。《赤水嘀嗒》的每一个情节甚至细节，都经过严密的考证，力求还原真实的历史，力求让青少年读者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中看到红军是怎样的不容易。

我相信，有人能看出字里行间的意图。我将笔触放在普通红军战士身上，是以绿叶衬托红花，让故事里的首长形象更加真实和伟岸。我相信，小说字里行间展现的一切，能够给那段历史和那些人留下一些文字，不能说是一座丰碑，但至少也是一段真实的记录。让中国当代青少年读者更了解那段历史，更了解他们的奉献与牺牲，更懂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

■短 评

爱是人类的共同情感

——读小山的儿童小说《眷念鼓岭》

□郭志杰



《眷念鼓岭》，小山著，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20年5月

小山的长篇新作《眷念鼓岭》，根据百年前鼓岭的真实史料与人物原型，塑造了外国小孩尤金与中国小孩“蛭蛭”的生动形象，讲述了他们之间跨越时空的友情与凝结着人类共同情感的生动故事。

认知在情感生成中扮演着关键作用，是情感得以孕育的前提。唯有经由认知过程，人才能从表层相识走向深度感知，让眷念在岁月里慢慢累积沉淀，最终化为魂牵梦萦的精神印记。认知主体既是知觉者、行动者，同时也是情感的承载者与演绎者。在《眷念鼓岭》中，蛭蛭之所以能够成为尤金心中的“小老师”，正是认知带来的结果；也正是依托这一认知过程，两个孩子完成了情感的对接与交融。

这份情感的萌发，离不开彼此相融的外部环境。书中写道：“山民们已经把这些友善的外国人当作鼓岭的一部分。”这种群体层面的认同，孕育出人与人之间融洽的相处氛围。在蛭蛭眼中，这些外来面孔并不陌生，“仿佛

个个都可以亲近”。亲近意味着相互的默契呼应与双向理解。他“和尤金的往来越发增多”，快乐也随之成倍增长，二人之间的情感，就在这样不断地互动中走向深厚。

尊重是不容漠视的关键词，更是这份情感的支点。在不同文化、不同族群之间，尊重的价值尤为突出。彼此关切，本身就带着情感的温度。浸润在闽地文化环境里，尤金慢慢学会以包容之心看待世界，用宽和的目光理解本土文化与风俗。认知上的差异，并不妨碍心灵的靠近，爱足以消隔阂。面对摆着“怪异猪头的供桌”，尤金虽心生怯意，但仍郑重地对母亲说：“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习俗”。尊重根植于鼓岭这片土地，也在人的身上生出正向回响：尤金“可不想强迫蛭蛭做什么”。外在差异，不会阻断情感相通。当目光落向文化根脉，种种不同便不再突兀。正是这种相互容纳的心态，连通并延续着人类共通的情感，将其推向新的境界。

在鼓岭这段美好的岁月里，爱是尤金最重要的发现。“这是个凝聚友谊的地方呀”，尤金“生怕没了蛭蛭的爱”，道出这份情感的至真至纯与相互依赖。在尤金眼中，“爱就是爱，什么大，什么小啊”。他从蛭蛭“黄绿张开胳膊”的拥抱、亲手编织的“红色的绳结”，从山民看病可以免费诊疗、专门招收山民子弟入学的善举之中，切身感受爱，并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，寻得一份比天地之心更为珍贵的礼物——爱。即便尤金的母亲在传递善意时遭遇阻碍，也依旧笃信“爱是恒久忍耐”。这便是个西方孩童，在纯粹生命体验之上建立起的情感认知。

人们常以“共饮一江水”比喻共通的情感纽带，但在鼓岭，并有着独特的寓意。江河以纵向流动的形态牵系情感，而井，则以环形静止的样貌沉淀情感。江水维系的是同源血脉，井水容纳的却是大同世界。这口由外国人出资开凿的水井，因刻有“外国本地公众水井”字样而显得格外特别。听闻这件事，尤金“格外兴奋”，在他眼中，这是“山谷日出”之下一场“伟大的诞生”，拥有宽广的容纳之力。时隔多年，他依旧“回味着那个甘美的时刻”：人类共通的情感，在这口井中获得了具象的承载。

彼时鼓岭设有万国公益社。这一组织的宗旨是为华侨提供社交、医疗、教育等服务。但鼓岭还存在另一种无形的共同体。黑格尔有言：“能动的内聚力就是磁力。”在这里，童心便是最强大的内聚力。“无论是大孩子，小孩子，也不分中国小孩，外国小孩，碰到了一起，就不分彼此地笑闹游戏到一块儿。”快乐诞生于彼此的相伴行动之中。这份跨越时空、超越文化的“孩子们的友情”，为未来涂抹出“有颜色的梦”。万国公益社的公益功能早已随人散席终而消散，但孩子们的笑声留存下来，成为美好情感流转的重要枢纽，在漫长岁月里持续传递，赠予鼓岭一份永恒的礼物。孩童之间毫无芥蒂，不存在利益纠葛，处在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。正是这份快乐结出的童年果实，让人类共通的情感历久弥新。

人类情感既有向内贮存的特质，也具备向外投射的力量，这种投射常常依托外物，实现移情于物的效果，充

分显出人类情感的丰富性与表现力。当这份情感被时空阻隔，尤金笃信自然拥有神力，可以成全心底的夙愿。在不得不告别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时，他向柳杉王祈求：“请你把我变成一棵树枝吧，这样，我就留在山上了。”德国哲学家鲁道夫·欧肯有言：“我所寻找之物不曾远离我们，在它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阻隔。”此后，他不断从清晰可见的“叶脉”里寻觅蛭蛭，让“过往时光里的细节”“裂开一道缝隙”，寻找到那条“我们能回去”的时光甬道。在鼓岭生活的岁月里，太平洋对尤金而言，几乎是“生活中已经想不起来的词”，可这段经历却塑造出他容山纳海的胸襟。到晚年，他总“喜好坐在海边，陶醉于海浪的哗—哗—哗，这是大海的另一边给我们的来信！”

正是这一无限的存在，这“活着的永恒”，承载并推动着一波又一波永不枯竭的人类共通情感。（作者系《闽都文化》编辑部副主任、编审）

■插图欣赏

